

# 过年的时候

□ 凡夫

一晃,又过年了。儿时过年的许多画面又浮现在眼前。

记忆中的过年,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家家户户一年忙到头,辛辛苦苦,似乎就是为了年终的这个年。

过年是辞旧迎新,自然就清清爽爽,扫“堂堂灰”和“吊吊灰”,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扫“堂堂灰”是扫堂屋(正屋)里的灰。用一根长竹竿,梢头的枝叶保留着,把平时顾不上打扫的地方彻底地扫一遍,然后,用旧报纸,把芭茅或高粱秆编成的隔墙和顶篷认真地扫一遍。经过这番操作,堂屋顿时明亮起来,飘散着纸和油墨的芳香。扫“吊吊灰”是扫厨房的灰。那时一年四季都烧柴做饭,烟熏火燎,厨房上下下,特别是屋梁上,黑色的灰沾到蜘蛛网上,结成吊吊,到处都是。扫“吊吊灰”时,须换上旧衣服,戴顶旧草帽,等打扫完“吊吊灰”,人变成了“灰人”,厨房却干净了。

过年要办的另一件事,是办年货。这个“办”,既包含买,也包含卖。我的老家是种菜的,在太平店街的北面,叫“北园”。早在腊月之前,种菜人就把白萝卜、胡萝卜、白菜、菠菜、大葱、蒜苗等过年吃的蔬菜储藏好,到快过年时取出来,挑到街上卖掉,然后换回鱼、肉、藕、芋头、油、盐、酱、醋等等过年需用的物资,父亲还会买回几段黑色的布料,交给母亲。这一来,母亲就得熬夜在煤油灯下做新衣了。每天晚上,我陪着母亲,看着她把布料铺在木板上,按照“样包”里的“样子”,剪成一块一块,又飞针走线地把一块块布料连接起来,均匀地铺上一层棉花,衬上白布里子。一件件新衣做好了,母亲的眼睛也熬红了。当我穿上新棉衣的时候,总感到棉花里都有母亲的温暖和味道。

过年最费神的事,是做“八大碗”,以“八大碗”待客是老家的规矩。做“八大碗”需要把各种烹调手段都用上,但主菜要靠炸和蒸。像肥肉、圆子(肉丸)、酥肉等等,都要先放在油锅里过一遍。年菜的色、香、味、形,要紧的就是这一关。比如肥肉下锅前,肉皮上得抹上蜂蜜或红糖,炸出来的肥肉,皮呈暗红色,肉呈白色,切成长条做成“梳子背”,切成方块做成“腐腐”。然后,把切好的肉整齐地摆放在“黑碗”(黑色的陶碗)里,按进芋头、萝卜、山药、红薯、干豇豆、霉干菜等配菜,调好佐料,放在蒸笼里用大火蒸,蒸好了的“碗子”就成了过年待客和三十团年的主菜。主食则是“炸馍”(类似油饼,比油饼大)、“蒸卷子”(馒头)、“包子”(糖包、菜包、肉包)、油盐卷等等,该炸的炸,该蒸的蒸。炸好了,蒸好了,放在缸里或“团窝”(用柳条编的盛东西的用具)里,来客了,取出来放在蒸笼里“熇”,既方便,又省时。

别以为农家人只讲吃和穿,其实,也讲究精神生活。贴“对子”(春

联)和贴年画,就有很浓的文化味儿。过年时,凡有门的地方,都要贴上鲜红的“对子”(对联),连牛栏、猪圈、鸡笼也不漏过。牛栏上贴“槽头兴旺”,猪圈上贴“猪羊满圈”,鸡笼上贴“鸡鸭成群”,装粮食的缸上贴“年年有余”,正屋的柱子上还要贴“捷报帖子”,上书:“捷报:xx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以表达对新一年的祈愿。一进入腊月,忌讳说不吉利的话。但小孩子的嘴管不住,人们也有办法,写一幅“童言无忌”的红纸条贴在屋子里,孩子万一说出不吉利的话,也就“无忌”了。除了贴“对子”,家家户户还要贴年画,年画的内容丰富多彩,多以传统的戏剧故事和民间故事为主,像《白蛇传》(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龙凤呈祥》《三英战吕布》《八仙过海》,后来又有了英雄模范人物、祖国大好山河,等等。年画有单幅的、成对的,有四条屏的,还有连环画式的。屋子里贴年画,既增添了年的喜庆色彩,又有文化传承。可惜今天很难看到了。

过年的重头戏,自然是团年。“大人盼赚钱,小娃子盼过年”。困

难年头的成人小孩,肚子总饿着,一年到头,很难沾上荤腥;身上的衣服、鞋子,也多是旧的、破的。只有在团年的时候,才能吃一餐丰盛的饭菜,换一身崭新的衣服。因此,人们对团年的企盼,用“望眼欲穿”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农家在团年之前,要挑满一缸“圆缸水”,在门外挂盏红灯笼,几案上燃一对红蜡烛,待蒸的、煮的、炒的、煎的、炖的、烩的、热的、凉的、荤的、素的等各种菜摆好后,一家人围着桌子团团而坐,一挂长鞭噼啪作响,关上大门,团年就开始了。

团年对中国人而言,是具有神圣感的一个仪式,长辈对晚辈的希望,晚辈对长辈的孝敬,全家人对新一年的祈愿,都在一声声的祝福中……

斗转星移,如今的日子不一样了,过年的习俗也变了。现在,天天有肉吃,衣服想换就换,堂堂灰和吊吊灰看不见了,很少有人贴年画,城里人甚至连对联也不贴了,团年宴也搬进了餐馆里,空气中没有了炸年菜的油香……唯一没有变的,是全家都聚在一起团年。不过,过年的那些事,还存储在许多人的记忆里。



除夕(国画) 萧继石 作

## 看年戏

□ 王太生

戏台,乡人的精神仰望所在。一群人,端坐在台下,聚精会神地观戏,他们的目光和注意力会被戏的情节与情感演绎所抓取和吸引。

那年,为采访剧团下乡演出,我给剧团团长打电话,对方说,在村上演戏呢。

便开车去寻。团长说,远着呢,你先到某镇,沿公路向东,看到路边有个大鸟窠,往左,走10分钟,绕过村头一家小杂货店,再往前,一直走到路的尽头,左拐,穿过一座村庄,出了庄子,有一座水泥大桥,下桥,就会看到一座庙,我们在庙里唱歌。

好不容易找到那地儿,从车内探出头一看,嗨!好不热闹:庙会上,舞龙灯的,卖烤红薯、水萝卜、甘蔗的,卖蜡梅、锄头、大锹、钉耙的……空地上,不知谁用彩条塑料布搭一座大棚,掀开棚帘:好家伙!百十来号人,大姑娘小媳妇,老少爷们,围着十多桌,热气腾腾,一个个兴高采烈,面色红润,酒酣耳热。

有人吃罢饭,就倒背着手,打着饱嗝,踱到隔壁去看戏。

演出场地在塑料大棚里侧,早已坐满一堆堆等候看戏的人群,戴帽子的、裹方巾的,大眼、小眼、清澈的眼、

浑浊的眼。团长正和一帮演员,在戏台子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化妆:扑粉、涂油彩、粘胡须、理云鬓、贴花黄。过道上,一个叼着卷烟的男人咳嗽着经过。

团长今年51岁,他演小生,是主角。我问团长,为什么有的人化浓妆,有的人化淡妆,有的甚至就不化妆?团长笑笑:年纪轻的要化浓妆,年纪大的化淡妆,有时干脆就利用皮肤本来的颜色,化一个筒妆,越老越接近自然本色。

不一会儿,演出开始。鼓乐齐奏,我看到那敲锣的汉子,嘴里还啃着一截甘蔗。

当天演的是传统戏《赵五娘》,才子佳人的故事,乡村里的人津津乐道。

台下立刻安静下来,个个坐直了身板,前倾着头,巴巴地看着戏台,生怕错过了精彩处。小孩子听不懂戏文,喜欢热闹,兴奋地在人堆中窜来窜去,感觉无聊时,似乎发现了什么,就跑到台后扒开幕布缝隙朝里看,看花花绿绿的戏服,叫不上名字的道具,看到一个男演员,涂了油彩大花脸,两个眼珠子骨碌碌地转。那个男演员“啾啾”了一声,吓得那几个乡下孩子,一溜烟地直往回奔。

乡野的风,微微吹动帷幕。戏文里的唱词,唧唧呀呀,灌进我的耳朵,似懂非懂。

有人说,我只有高亢的秦腔,在山棚梁上唱。一个人唱,山鸣谷应,山底下有一个人在静静地听——那是关于久远的乡村爱情。

团长站在幕布后面对我说,戏文发音主要依附方言,用普通话去唱,就失去了它的声腔韵味。

就这样,我搬来一只小马扎,坐在人堆里静静地听。恍若听到,低处流水婉转流淌的声音。一条春天的河流,一川活潑的水,沿着绿茵茵的草岸,在一个地方拐弯,那些争先恐后的流水,抑扬顿挫。

有人说,村戏是地域声韵的不灭灵魂,如同栀子花、老水车、古窑洞、小木桥一样,装点着乡村清贫恬淡的日子。

年戏,就像农人吃过了牛排、汉堡,还是钟情于家里那口大铁锅,烧出来的青菜饭、红薯粥的味道。

乡村的戏台,有鸟飞过,有风吹过,有大地上植物和小动物窸窣的声响。歌唱与抒情,不能填满我们巨大的胃,看过戏,农人们便开始侍田蒔秧,一刻也闲不下来,他们才是乡野的真正主角。

## 年的回想

□ 赵灵芝

走走走慢慢无妨,年还是一个接一个地来。俗语说:过了腊八就是年,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炖猪肉……

小时家贫,记忆里糖果是很稀罕的,但炒米果子却是年年有。还清晰地记得那时小小的我,拿一根小竹竿,竹竿头系着一条带子,守着门前晒的米果子,不让过冬的鸟儿来偷食。遇上中间起风下雨,就比较麻烦,要反复收回来,晒出去,遇上晴好的日子就比较顺利。等果子晒干了,母亲就用一个大布袋子装起来,等到腊月二十三左右,母亲就准备炒米果子。我们家兄弟姐妹多,做的米果子也多,一般过年都会把所有的米果子都炒好。从上午开始,要整整炒一天。母亲个子小,时不时还要踮起脚,一天下来腰酸背痛,很是辛苦。一炒米果子,就让人觉得,快要过年了。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而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进入腊月就开始在家里修修补补了。那时乡村多是土砖瓦房,平时下雨,有漏的地方就用个盆或木桶放在地上接水。到年前了,父亲就趁着冬腊月农闲时节,仔细地把屋顶的瓦片重新整理一遍,有的地方还要加上几片新瓦,墙面的砖缝间用泥浆糊平,屋前屋后的水沟清理通畅,清理杂物,平整地面,待到腊月二十八左右,贴上红红的对联和门神,房子又像新的一样。母亲则是在年前挑着天气好的日子,清洗被褥。一床床的棉被打湿后相当沉,而那时家电少得可怜,更别谈洗衣机了,全靠她那一双瘦弱的手搓、揉、捶。被子清洗干净后用米浆浸泡,再拧干晾晒。浆过的被褥泛着淡淡的米香,睡着舒服极了,连梦都是香甜的。

那时过年前,左邻右舍都会磨豆腐。我们家磨豆腐主要是母亲负责,把秋天收获的黄豆拿出来,头一天筛好浸泡。到第二天黄豆都变得胖乎乎的,母亲把水沥干,用两个木桶担着去隔壁村豆腐坊。母亲总是带着我,我也很欢喜地跟着她。在磨坊里看大人们忙进忙出,看圆滚滚的石磨四周浓浓的豆沫顺着水槽慢慢地流下,一桶又一桶,然后烧锅。烧锅是个“技术活”,有专门的师傅。豆浆蒸腾着热气,充满了磨坊的各个角落,磨坊外老远都能闻到豆浆的浓香。我更多的时候,是和其他的孩子一起去旁边的林子玩耍,等听到母亲的叫唤声再跑回磨坊,母亲已经将压好的豆腐切成方块码放好,准备回家了。那时的豆腐是年夜饭桌上的主角,豆腐丸子、炸豆腐片、芹菜煎豆腐、红萝卜豆腐丝、蒸豆腐、小白菜煮豆腐、煮豆腐汤……如今的年夜饭,只需去超市转一圈,各式各样的美食,让人难以取舍。豆腐静静地待在一个偏僻的角落,它是孤单的,但我想它并不寂寞,看着超市里人头攒动,脸上洋溢着甜甜的笑,它也是欢喜的。

最甜美的记忆是围炉的温暖。小时老屋边上一棵枣树,比房檐还高,开花的时候一片白,像散落的雪花,结的枣子又大又圆,一串一串,很是诱人。奇怪的是有一年突然不开花了,仔细看,一朵也没有,到下半年时树干都枯萎了。父亲只好把它挖起来晒作干柴,父亲一边挖一边叹息,多好的一棵枣子树呀。晒干柴是需要好天气的,先把整棵树放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晒些日子,再用锯子锯成一段段,继续晒,晒得越干越好。这个干柴就是父亲用来守岁夜烧锅用的。父亲那双粗糙的手似乎什么都会做,只用几块砖就在堂屋中间搭起了一个简易的炉灶,上面吊着一顶锅,那种像盆似的铁锅,左右还有两个铁环,这种炊具现在已难觅。把切成方块的白萝卜放进锅里,加水,再加些五花肉,用柴火慢慢炖。年夜饭越来越浓,萝卜汤的香味在堂屋里弥漫,我们兄弟姐妹围坐在柴火旁,那情景与朱自清先生《冬天》里描写的兄弟仨与父亲围炉吃豆腐的情景很相似。他们围着“洋炉子”,看着父亲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夹起豆腐,一夹地放在我们的酱油碟里。我们围着柴火端着碗,父亲先给我们舀点汤,再用筷子把萝卜戳一下,看是不是炖好了再分给我们,“慢点吃,莫烫了嘴”,父亲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不记得是不是烫了嘴,只是那滋味再也寻不回了。

林清玄先生说:以前是“去日苦短,来日方长”,成年以后则变成“来日方短,去日苦多”,这是多么不一样的心情呀!是啊,时光荏苒,人生半百,再也寻不回儿时那种无忧无虑快乐的心情。年还是一年又一年,四面八方,火红红的一片。在超市,看着琳琅满目、色彩斑斓的糖果,味蕾却是漠然的,这不是年的原因,就是这个年里没有了父母的身影,没有了父母的絮叨,也就没有了甜蜜的滋味!

### 童言

□ 黄明山

群龙腾飞的样子  
我没见过  
我想古人也没见过

你看你看  
龙来了,龙真的来了  
呼啦啦  
在原蓝天下蠢蠢起舞

这么多龙灯风行大地  
蠢蠢蠢,达达达  
有头有尾  
每走一步都是生生不息的火焰  
就像流动的血脉

## 把一根根火线 当知心伙伴

(外一首)

□ 李勤

喜气的腊肉、香肠  
还有雪地里走来走去的飞鸟  
都跑在年的前头

刚从城里来到乡下贺年的雪花  
怎么也遮挡不了  
那些在风雪夜检修的一条春光线路  
一路向前

哪怕遭遇阴冷天气  
趁筹办喜庆节日的当口  
他们早就把瓷瓶、电缆、线圈  
扎堆

以蜘蛛侠的身份听从召唤  
把一根根火线当知心伙伴靠  
近取暖

## 年夜

春风明确告诉  
每一条线径全是汗水凝结  
星星都站在一群网人的肩头

当年夜炭火聚拢  
幸福的米粒就开始飘香  
一双双筷子已夹住儿孙们的  
笑脸

邻湾忽来一个报修电话  
一片唏嘘中二话不说就蹒足  
马力奔驰

早已习惯于年夜巡线  
深一脚浅一脚地查找  
在除夕一曲辞旧迎新的歌声中  
把扎在火树上  
那一片喜气洋洋的春云带回

## 元宵点灯

□ 余毓明

又是元宵节了  
正月十五  
儿时的记忆  
三十的火  
月半的灯

老娘  
元宵节留您一个人在老家  
羞愧难当  
您宽容  
有儿女的问候  
期望您不感孤单

老娘  
上灯  
将老屋所有房子点亮  
过节  
仿佛我故去的老父亲  
以及您的儿孙都在身旁

老娘  
您可以选择跟我们走的  
可您故土难离  
您有您一生的守望  
守望乡邻  
守护祖屋  
依偎父亲  
还有  
为儿女留一扇回家的门

老娘  
多放几挂鞭吧  
咱不缺这钱  
每一声声鞭炮响起  
您就当是儿女的一声声祝福

月半灯  
老娘  
一定要点亮点  
这样  
我们远远都望得见您